



唐音質疑錄

吳企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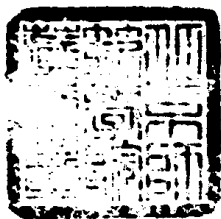
唐音質疑錄

吳企明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3257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83257

唐音质疑录

吴企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六合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62,000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500

统一书号: 16186·508 定价: 1.75 元

前 言

《唐音质疑录》里收录的文字，是我近几年内撰写的关于唐诗研究的论文和读书笔记。

《文赋》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陆机讲的虽是创作中的一个理论问题，然而，很值得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深思。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事虽两端，其理则一，同样需要发挥作者的独创精神。所以，历代学人都反对空泛之言、剿袭之说，鄙视抱残守阙的态度；极力主张别出机杼，各抒己见，提倡勇于探索的精神。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云：“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薛雪《一瓢诗话》云：“作诗与著书一理。接前人未了之绪，开后人未启之端，著之可也。”这些话言简意赅，反映了前代学者著书立说的基本指导思想。今天，我们做研究工作，要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运用唯物辩证法，贯串探索和求实的精神，或继续完成前人未了之业，或提出创见新说，拓宽研究领域，从而使我国的学术研究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唐诗，自宋代以来，就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存留下来许多研究成果。全国解放后，唐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无论是唐诗总集、专集的整理刊印，唐诗的鉴赏和评论，唐

诗艺术技巧、风格流派的论述,唐代诗人年谱、评传的撰写,唐诗发展规律的探讨等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尽管如此,作为祖国珍贵文学遗产之一的唐诗,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笔者有鉴于此,数年来对唐诗研究中的一些疑点和尚待解决的问题,或求证于金石碑版、手书真迹,或质之于不同版本的诗文专集,或考索于史牒、类书、丛书,或参证于历代学术笔记,交互运用校勘、训诂、考证、辨伪等手段,冀望取得“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一八页）第一手资料，为唐诗研究作些菲薄的贡献。本书所汇集的长短文章就是我陆续写下来的研究心得。这些文字大抵可分为两大类：（一）“接前人未了之绪”。唐诗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前人已经注意到，并且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尚有失误的地方，可以正之；尚有缺漏的地方，可以补之；有些工作刚刚开了头，可以续之。如《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榷证》、《杜甫诗辨伪札记》、《樊川诗甄辨柿札》、《读诗偶识》、《诗林小缀》、《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补笺辨正》等文，都是我“继前人绪余”的一些成果。（二）言“古人之所未及就”。唐诗研究中，有的问题，很少有人问津；某些领域，迄今尚未有人涉及。我在读书钻研的基础上，时而钩沉辑佚，时而考镜源流，时而归纳推演，发表一些一得之见。如《“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唐代诗选学略论》、《李贺〈楚辞评语〉辨疑》、《读孟棨〈本事诗〉书后》、《王建〈宫词〉札迻》等文，都留下了我在学术道路上探索前进的足迹。这些文章侧重于资

料考证,我认为这是学术研究中的一项基础工作,是整个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古人说考据要“后密于前”。我本着探索精神,对唐集提出了许多疑问,悉心查考,努力寻证,务求周详、精审,但是,限于自己的学力,我的工作一定会有不少疏误的地方,因此热切地期望得到学界前辈、同好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我坚信:有这种不断的切磋和争鸣,对诸多疑难问题的研究定会愈益深入,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

本书中许多篇目的撰写,曾得钱仲联先生的指授;部分篇目的论述曾获孙望、唐圭璋先生的教益;陈伯海同志热情地钞示珍贵的唐集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海根同志审阅全稿,是正了不少误失。趁本书即将付梓的机会,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吴企明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识于苏州

DC46/23

目 次

前 言	1
论《全唐诗》中的伪托诗和重出诗	1
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权证	14
杜甫诗辨伪札记	23
一 《避地》(23)	
二 《虢国夫人》(26)	
三 《江南逢李龟年》(27)	
四 《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30)	
五 《过洞庭湖》(31)	
张继《枫桥夜泊》辨证拾偶	33
钱起、钱珣诗考辨	39
樊川诗甄辨柿札	60
一 《樊川外集》、《樊川别集》及其他(61)	
二 《樊川集遗收诗补录》绝大多数是许浑诗(62)	
三 《闻开江相国宋下世二首》是许浑的感事诗误入樊川集(65)	
四 辨证《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的两首诗(66)	
五 《樊川别集》中亦有他人诗混入(68)	
六 赠杜诗讹为樊川诗(70)	
七 杜牧诗混入许浑集中一例(71)	

- 八 《隋苑》非李商隐作(72)
- 九 杜牧《怀吴中冯秀才》误作张祜诗(73)

读诗偶识.....75

- 一 姚合诗误入王建集(75)
- 二 版本和引文(77)
- 三 卫万何时人(79)
- 四 《婵娟篇》究竟是何人作(81)
- 五 《明皇杂录》记事有误(82)
- 六 广宣《红楼院应制》和《再入道场纪事应制》两诗误入沈佺期集(84)
- 七 杜常的《过华清宫》乃是宋人宋诗(86)
- 八 傀儡诗非玄宗、太白作(87)
- 九 孙叔向、长孙翱的重出诗(89)
- 十 李贺与韦楚老(90)
- 十一 关于刘禹锡的《怀妓》诗(93)
- 十二 贾岛诗题误(97)
- 十三 《湘山野录》把唐人诗误作陈彭年诗(98)
- 十四 “风暖鸟声碎”一联乃杜荀鹤作(99)
- 十五 《登鹤鹑楼》诗为畅诸作(101)
- 十六 “司空见惯”诗考辨(102)

诗林小缀..... 106

- 一 刘禹锡诗误入杜牧集(106)
- 二 “犹忆当年草上飞”一诗非黄巢作(108)
- 三 虞世南《应诏嘲司花女》辨(110)
- 四 陈叔宝《小窗》诗乃方棫作(112)
- 五 《长相思》“深画眉”实非白居易词(112)

张祜、张祜辨

- 《新校正梦溪笔谈》第五二一条质疑 114
- 《全唐诗》姚合传订补 119
- “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 127
- 唐代诗选学略论 162
- 读孟棨《本事诗》书后 184
- 《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案语补 199
- 唐集质疑四题 209
- 一 窦泉《述书赋》的写作年代(209)
- 二 殷璠《河岳英灵集》收诗终于癸巳岁(210)
- 三 《续本事诗》书名和撰人姓名考辨(213)
- 四 贾至当字幼几(216)
- 顺宗崩驾疑案新探 218
- 李贺《〈楚辞〉评语》辨疑 239
- 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补笺辨正 246
- | | |
|--------------|---------------|
| 中国(246) | 吴质不眠倚桂树(247) |
| 金鱼(249) | 屯戍(250) |
| 吴兴才子(251) | 先辈(252) |
| 短衣小冠(255) | 夹城与复道、磴道(256) |
| 宫门郎是东宫官(258) | 宰(260) |
| 黄石老 白猿翁(260) | 金铜仙人承露盘(263) |
| 郎(266) | 果下马(268) |
| 白屋(268) | 安定美人(270) |
| 坚都(271) | 调(272) |
| 崆峒(273) | 罽罽(274) |
| 堂堂(276) | 金虫与金凤(278) |

帐中烧香器(279)	踏飧(281)
青蝇 寒食 贾生墓(282)	桃花 彩絮(283)
拗花(284)	签筹(285)
陈商行实(286)	披褐钁俎豆(290)
剑吼(290)	“华下”解(292)
壶中唤天天不开(294)	蹋哮虎(295)
相公(296)	紫石砚(297)
松麝熏(299)	孔砚(299)
青天高 黄地厚(301)	桃株笑(302)
严更(304)	金楼子(304)
绣面(306)	口吟舌话(306)
反掌 划地(307)	隔(307)
攫攫如拳(308)	丹穴 行庖(309)
天长一矢贯双虎(309)	管儿舞(310)
雕题金(312)	无惊飞 海千里(313)
鲤鱼风(314)	哭陵树(316)
真珠红(317)	绿网缝金铃(318)
时宜裂大被(319)	阳无正(320)
捍拔(322)	不读书(323)
长吉诗与古小说的关系(323) 李贺诗里的通假现象(326)	

王建《宫词》校识·····	330
王建《宫词》辨证稿·····	342
王建《宫词》札迻·····	356

论《全唐诗》中的伪托诗和重出诗

一 引 论

唐诗，总汇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艺术传统，生动形象、绚丽多姿、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的社会风貌，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它们数量多、质量高、风格多样、题材广阔、诗体兼备，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分珍贵的艺术遗产，为后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而又十分有益的艺术借鉴。

为了保存这分遗产，我们特别要感谢那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搜集、校勘、选录、钞辑、刊刻唐人诗的前代文人，曾为唐诗做过注释、评论、辨证的研究者，以及一切对于存留唐诗做过这样或那样贡献的人们。清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领翰林院词臣彭定求、杨中讷等十人，在内府珍藏的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的基础上，“参互校勘，搜补缺遗”，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完成了清编《全唐诗》的编校、刊刻工程。“于是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颺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玄烨《全唐诗序》）清编《全唐诗》凡九百卷，收录两千两百余位诗人的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篇诗歌，洋洋大观，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最为重要的总集。

无庸讳言，清编《全唐诗》还存在许多问题，诸如误收、漏收，编次不当，注文舛误，传记疏误等等。其中，大量出现伪托诗和重出互见诗，问题尤为严重，数量众多的唐诗存在真伪杂陈、张冠李戴的混乱现象，使这部诗歌总集的科学性，受到损害。广大文史工作者在运用有关资料时，常常遇到困难，有时乃至产生失误。笔者有感于此，因对《全唐诗》中的伪托诗和重出诗略加探讨，找出出现这些现象的种种原因，提出考辨、处理伪托诗和甄别重出诗的具体建议，为日后重新整理、编纂《全唐诗》，提供一些粗浅的意见。

二 论 伪 托 诗

《全唐诗》收录了大量的伪托诗，它们是由各种各样原因造成的：

（一） 假名

无名文人摹仿诗名斐然的诗人的风格，并假托其人姓名，冠于已作之前，以冀流传。李白集中的部分伪诗，就是由这种原因造成的。龚自珍《最录李白集》：“李白集，十之五六伪也，有唐人伪者，有五代十国人伪者，有宋人伪者。”“委巷童子，不窥见白之真，以白诗为易效，是故效杜甫、韩愈者少，效白者多。”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的“李白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即李白《戏赠杜甫》一诗）就是好事者所作，假名李白，流传人口。柳宗元《李赤传》云：“李赤，江湖浪人也，尝曰：‘吾善为歌诗，诗类李白。’故自号李赤。”李白集中的《姑孰十咏》，又何尝不是李赤假名之作呢？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也认为《文苑英华》中的《雨后望月》、《对

雨》、《望夫石》、《冬日归旧山》等诗，“亦不类太白，皆是后人假名也。”

（二） 讹名

唐宋稗官家撰写传奇小说，其中自作诗什，往往托唐代诗人名，后遂讹为唐人诗。如《隋遗录》记虞世南奉炀帝命作《应诏嘲袁宝儿》，《全唐诗》录之入卷三十六。其实，《隋遗录》一书为晚唐无名氏伪作，托名颜师古；诗也是其自作，托虞世南名，后人遂误以为虞世南诗。又如韦叡《松窗录》载杨贵妃赏牡丹，唐明皇特命李白作《清平调》的故事，《清平调》三首被后人录入李白集及《全唐诗》卷一六四中。按此事纯属小说家言，与史实、李白行踪大相径庭，《清平调》三首，或为小说家所作，或为他人所作，托名李白，长期以来就误以为李白诗。

（三） 小说人物诗

唐宋稗官家笔下的小说人物，常常吟赋诗章，这些作品，被后代编纂者据采入集，小说人物竟误成为诗篇的撰写人。如《全唐诗》卷八六四录洞庭龙君作《宴柳毅诗》、《钱塘君歌》和《柳毅答二龙君歌》，均附其下。撰人姓名和诗题，均不合情理，真有点不伦不类。按：洞庭龙君、钱塘君、柳毅等人，本是唐人李朝威《柳毅传》中的“子虚乌有”的人物，是艺术想象的产物，怎能以他们为诗作的撰人呢？《宴柳毅诗》、《钱塘君歌》等诗篇，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是小说家李朝威写的。日本学者上毛河世宁撰《全唐诗逸》，以张鷟《游仙窟》诗若干首，分别题署作者姓名为崔十娘、崔五嫂、香儿，亦不免犯《全唐诗》编者同样的毛病。

（四）误记诗

唐宋文人记载诗人行踪及作诗本事，喜摭奇采异，不顾客观事实，因而往往误记唐诗人的传闻轶事，也误记了他们的诗作。如范攄《云溪友议》卷六记李龟年奔泊江潭，杜甫赠诗云云，因而，无名士子避安史乱南奔江潭时写的《江南逢李龟年》，就误为杜甫的作品。孟棨《本事诗》误记刘禹锡应邀赴李司空宴，酒酣作“司空见惯”诗云云，因而，无名氏的作品就变成刘禹锡诗了。《全唐诗》编者亦未遑考信，分别把它们编入《全唐诗》卷二三二和卷三六五中。唐宋说部中类似的错误记载很多，这是产生伪托诗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鬼仙诗

唐宋笔记、小说中记载了一些鬼仙诗，或则出自小说家的“手笔”，或则为好事者杜撰，被小说家采入自己书中。《全唐诗》编者竟亦把它们采摭入集，而且冠以鬼仙大名，以为撰人。如《全唐诗》卷八六六“鬼”诗类中，大量收录这类作品，张仁宝的《题芭蕉叶上》，李煜的《亡后见形诗》，王均《赠常夷诗》，王丽真的《与曾季衡冥会诗》，这些显然都是伪托诗。

伪托诗，亟应引起我们重视。这类作品，文字本身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人们也习以为常，以假作真。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工作，据此而大发议论，这是犯大忌的，它们将使我们的工作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中去。试问，《草书歌行》明明不是李白写的，而我们却要根据这首诗，来确定李白曾到过零陵，与书僧怀素见过面的行实，这样做，行吗？《江南逢李龟年》明明不是杜甫作品，而我们却要根据这首诗，来确定安史乱后杜甫避地江潭的行

实,这样做,行吗?因此,《全唐诗》中的伪托诗,是不能成为唐诗研究的直接对象的,我们决不能把研究工作建立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否则犹如在沙滩上建造高楼大厦。把《全唐诗》中的伪托诗,逐步考辨出来,给以适当的处置,为唐诗研究提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将是我们的义不容辞、刻不容缓的责任。

三 论 重 出 诗

《全唐诗》中,一诗两见,一诗多见的重出互见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那些诗题不同,诗句文字小异的重出诗,更不易被人们发现。李白集中的《长干行》(其二),既见之于李益集,又作张潮诗。《樊川诗集》卷四之《江上偶见绝句》和刘禹锡《酬宴员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韵》一诗的后半首重出;孙叔向《题昭应温泉》和长孙翱《宫词》重出;杜牧《怀吴中冯秀才》和张祜《枫桥》重出。这种现象,翻开《全唐诗》一看,真是俯拾皆是。

在部分诗人的专集里,他人诗误入的现象,有时竟达到惊人的程度。试以钱起集和樊川集为例说明之。《全唐诗》中的钱起集,共收诗五百三十一首,其中有许多诗篇是他的曾孙钱珣的。《全唐诗》录钱珣诗,仅一百〇八首(包括韦穀《才调集》选的七首,胡震亨指出的《江行无题》一百首和《同程九早入中书》),其余的钱珣诗,统统误收入钱起集中。宋鲍钦止、葛常之,明胡震亨,近人岑仲勉、郭绍虞等人,都已指出过这个问题。又如杜牧集,《全唐诗》共收诗八卷,其中除前人已经指出的十三首与李白、张籍、赵嘏、王建、李商隐

等人的诗作重出外，又有大量的诗作与许浑诗重出（大多集中在《全唐诗》卷五二六杜牧“七”里，亦见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二年出版之《樊川诗集注·樊川集遗收诗补录》）。此外尚有《江上偶见绝句》、《走笔送杜十三归京》、《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将归郊扉言怀，兼别示亦蒙见赠，凡二十韵，走笔依韵》、《兵部尚书席上作》等诗，或为他人诗（许浑、刘禹锡、杜牧内兄）误入，或为伪托诗。

这种现象，《全唐诗》的编者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在部分诗篇题下作附注：“一作某某诗”。但是，疏漏极多。诚如王全同志指出的那样：“重出的作品，有时互注，有时无注，有注一作某诗而某集不载，有注一作某诗而无某集，又有集后所附佚句已见于集中某篇之内，更有一人而误分为二人者。”（见《〈全唐诗〉点校说明》）六二年，开封师院中文系《全唐诗》整理小组曾发表《全唐诗重出失注索引》一稿（载该院学报六二年第一期上），补充了若干例，很有价值。当然，还有许多重出互见诗未被发见，尚待我们努力。

出现大量重出诗，《全唐诗》的编纂者是有责任的，然而，责任并不全在他们身上。唐诗的編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书中存在的问题，是有历史渊源的。唐诗在流传过程中，已经逐渐出现讹错；前人收集、记载唐诗，又时有失误；前人編集唐人诗专集时，往往误收他人诗入集。明清两代，胡震亨、季振宜两人分别独力做唐诗的汇集工作，也难免有差错。《全唐诗》的编纂者既总汇了前人整理唐诗工作的成果，也承袭了其中的许多错误。所以，在探讨《全唐诗》出现

大量重出互见诗的原因时，理应把前人的过失和《全唐诗》编纂者的责任，区别开来论述。

先看前人的过失：

其一，唐诗，尤其是那些短小的近体诗，人们常常口耳传闻，背诵默记，转相传钞，因而往往容易失漏诗题及作者姓名。于是，有人就妄加诗题，也有人错题作诗人名字，年深月久，就渐渐出现许多重出诗。编诗者又不加明辨，陈陈相因，这是造成重出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比如刘禹锡有一首题为《酬宴员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韵》的七言律诗，人们爱其后半首，转相传诵，失其题，也失其作者名。日后，人们误以为这是首绝句诗，又误以为杜牧作，并漫题为《江上偶见绝句》。裴延翰编乃舅诗，误录入集。出于同样的原因，孙叔向的《题昭应温泉》，渐渐误成长孙翱的《宫词》；杜牧《怀吴中冯秀才》，渐渐地讹成张祜《枫桥》。例子甚多，不一一胪举。

其二，有一些重出诗，是由旧籍的错误记载造成的。比如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一首，《全唐诗》于诗下注：“一作元稹诗”。《全唐诗》又于元稹集内收录这首诗，题为《自述》，题下附注：“一作王建诗”。此说源自范摅《云溪友议》，《全唐诗》没有注明出处。然范氏记载有误（详见本书《王建〈宫词〉辨证稿》中的有关考证文字），致使此诗重出。张祜集有《集灵台二首》（其二）和杜甫集《虢国夫人》重出，就是由于乐史《杨太真外传》误记《虢国夫人》一诗的撰人姓名造成的。《四库全书总目·全唐诗提要》：“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正因为《全唐诗》编纂者